

行 出 一 小 步

從我到我們的社區實驗

FROM ME TO WE:
THE STORIES OF HOW
WE LIVE AS A COMMUNITY

第二刷

《一小步》記錄的故事，是一場又一場社會實驗，而《一小步》本身，也是一場媒體實驗。

LITTLE
實驗不是為了萬一行動失敗而拋出來的託辭。
實驗之為實驗，是要帶着問題意識，在具體處
境中尋找答案。

POST

一
小
步
著

由「小」開始思考生活裏每一個層面，希望在 Facebook 橫行的 web 2.0 年代，想像 post-web 2.0，對網上世界保持批判的距離，也在指一個 post-awakening (後-覺醒，覺醒後)

©2018 by Breakthrough Ltd.

的時代，思考我們如何生活的思考

生活書社：

大學之外，在一間小店學習生活

文—林蕙芝
攝—黃國榮
19-06-2017

「在街市設一個平台，一手一腳把心中所
想的實現，也把學校所學的理论實踐。」

元朗大橋街市，雖說在元朗市中心，但相比起大馬路另一邊的合益同益街市，人流少一點，也沒那麼煩雜。麻雀雖小，卻五臟俱全，樓上還有公共圖書館。「所以，暑假時會見到阿媽帶小朋友去買餸，先把孩子們「暫託」給圖書館，再入街市衝鋒陷陣、張羅三餐。或者，葉泳琳小時候也是這樣的孩子。」

「我很喜歡這裏，以前經常跟媽媽來買菜，有許多有趣的人事物，也有許多我過去和現在的生活足迹。」葉泳琳，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學生，當年跟着媽媽衫尾穿梭於菜檔之間，大概不會想到十多年後，她會在大橋街市「開檔」——開一間售賣二手書和生活雜貨的小店生活書社。

文青的不浪漫店子

開店之時，她還未從嶺南畢業。「人愈大，愈發現學習不一定限於大學。我想自

已決定讀大學時要學習什麼，於是在街市開一個平台，一手一腳把心中所想的實現，也把學校所學的理论實踐，而不只是在學校、網絡，去講、去批判。」

生活書社在2016年7月開張，由葉泳琳和她的拍檔鍾耀華營運，主要賣文史哲二手書，和幾十款環保生活雜貨，如月經杯、手造皂等。他們想學習的，是實實在在地與街坊朋友一同過好生活。對自己好、社區好，地球也好。「如此的『學習』，要花好大氣力，」她頓一頓，「累積起來是很滿足，但我很怕別人浪漫化大學生開店。」

是為燈油火蠟、租金人工等等現實煩惱嗎？葉泳琳點點頭，指指頭上空盪盪的店舖招牌位，「嗯，一年了，用木頭造的漂亮招牌仍擱在地上，未有空間安裝。開店，一點也不浪漫。」

這三十呎的小店，在云云肉檔、菜店和糧油舖之間，確實看似很浪漫——以廢棄卡板製作的書架，特地去古洞的志記鏢木廠製作的木櫃和木椅，手寫的產品介紹和書評，天花吊了三盞電燈泡，門邊貼着前衛的劇場海報。

葉泳琳強調，他們不是未畢業與沖沖，只顧自己要文青要浪漫，就跑去街市開店。這其實是歷年學生生涯中，累積許多挫敗、思考和行動以後，得出來的實踐。

• 1 大橋街市樓上的元朗公共圖書館已於2017年6月19日結業，並搬到馬田路的文化康樂大樓了。



©2018 by Breakthrough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不走社會設定的道路

「在香港，大家習慣想做什麼，也是讀好書、大學畢業。我自小默默跟從這『好』的指標去走，但這些其實都在網綁我，即使心中有許多想法，也沒有空間安放。」

她第一次覺得「世界擴闊，看到社會的另一面」，是在修讀文化研究，接觸菜園村、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等事件後，多少明白了社會運作，開始沉澱更多想法。她很想行動，就努力介入學界及社會議題，視這些為學習和知識實踐。

「自從讀了文化研究，加上人生的累積，我發現自己有許多想法，於是參加學生會、學聯等等事務。」但是，再多的社會理論和行動，似乎還是沒法解開葉泳琳內心的矛盾，糾結於家人期望，以至大學體制學習的窒息，「我很擔心時間不夠，因為做學生會會長，很可能要pull up，那或許趕不及畢業，我好想讓疼愛的爺爺看到我穿畢業袍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又看到大學的體制，由揀科、實習、課外活動以至人脈建立，都在訓練人成為目標導向的機器，預備走上社會主流價值尋找出路。」她平靜地回憶說，「當時這些都叫我很矛盾，很躁動。」

到底，學習是為了成為體制的一份子，還是讓我們有能力想像現行主流以外的可能性？到底，我們要走主流的路，還是焦頭爛額地開一條自己的路？

大學二年級那年，爺爺去世，「我突然無晒力去學大學體制內的東西。」大學三年級，她去台灣當交換生，前赴一個全新的空間，過全新的生活，「課堂以外，看到許多香港沒有的事情，例如有人很努力讓原住民過原本的生活，又有許多人

開二手書店滋養別人……空間轉變，讓我慢慢靜下來整理自己，有一種頓悟：噢！其實我可以抵抗和解決無力感，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，打開自主的空間，不一定要坐喺度，等學校或社會安排啊。」

啊，原來自主，不一定在畢業後才發生。自主，應該是由選擇學習什麼開始。

於是，升讀四年級前夕，她決定停學一個學期，進行自修。「這個學期，我搬到新界東北居住，跟社運中一起爭取公義的居民一起生活，嘗試耕田、煮飯、打理自己。這半年，我才明白自己最想關心和學習的是土地、空間、生活和人。」

在街市為自己開課

又足一個學期的電，再回到大學，正正經經修讀餘下的學分儘快畢業，不是已經很足夠嗎？「不，我才剛開始知道自己想學習什麼，要拒絕學習什麼。」

當身邊的同學都畢業了，葉泳琳仍在大學讀書，選擇每個學期修讀一至兩科，課餘尋索生活中學習的可能性。「我當然喜歡文化研究，但我最想學做人和生活，這些都要在真實生活中實踐。」看到敬愛的老師如許寶強教授，在課室教授理論以外，實際生活都會把學問「做」出來，例如開設流動共學課室，「社會的確有許多問題，若人人只停留在學校的學習，又或社會批判上，不把理想的那些東西做出來，那是不會出現的。」

適逢她的生活夥伴鍾耀華（就是傘運時的「學聯五子」之一）也畢業不久，當起

一陣子記者，心中也有一個開書店的夢想，於是二人決定，不如試試做半個學生 / 記者，同時做半個書店店長，把心中學習的理想平台實現，「我們都喜歡看書和土地，又愛逛街市；上樓開書店或者付不起租金，但去食環管轄的街市，投一個檔位，租金三千多元一個月，自己親手裝修，還可負擔。」

但不能待畢業後，儲些錢才去實行嗎？

「這原是我們十年後的計劃，但十年可以有太多改變：或者街市已經被瘋狂加租或給政府殺掉，又或者新界土地已經不存在。十年太遲，五年也太遲，為什麼不在現在就去做？」

就這樣，她與拍檔共同實踐這個開店的「課程」：木工 101，回收廢木做書架；書本市場學 202，如何挑選二手書；會計 317，怎樣計算小店收支平衡；家政 405，學習用本地菜煮一頓有營養的飯……課號當然是我們虛構，但內容卻是真的。「儘量由零做起，把生活的思考切實去做。」

慢慢地，2016 年暑假他們從開店的緊張和懵懂中，摸索出生活的節奏，「其實開店初期我還要應付土地運動和助選呢！現在安定些了，每天早上起來煮中午飯吃，下午回來看店、入貨、入書、寄貨、招待客人、整理店舖、埋數；晚上不太累就回家做晚飯，或看書，或看劇，或跟鍾耀華思考和討論。」另一半時間，就做大學五年級學生，回校上課、做功課，也去學耕田、參與社會運動等。

成年人最關心，是店舖能不能「維皮」，會否倒閉。「有時來的人不多，我都會

很頹，呻一下『這裏咁細，什麼都做不到！』試過有一個月靜得交不到租，也曾經有半個月沒有什麼客人，下個半月客人又多了……但每個月真的差點拿不出租金。」而父母那邊，她會解釋：「我過好自己的生活，也在做對社會好的事，算是回饋你們的一種方式，盼望他們明白現階段我未能給太多家用。」

從最微小的事，學推廣好生活

營運和生活開支，基本上是能夠維持。但不要忘記，他們開店，不只是為了維生，還是學習和實踐。

葉泳琳最希望的是，透過這店改變社會主流那種店家與客人之間，單純買賣和做生意的關係，「我想在這裏自然地跟客人互動，建立關係，讓人明白需要什麼書本和用品。這才是生活，而不止於做買賣。」

我們不時來店，都會看到葉泳琳細心詢問客人喜好；看起來內向的她，沒有世故的侃侃而談，卻有一種青澀的真誠，「以前是運動組織者，要知道羣眾和街坊的想法，大學老師說過，聆聽很重要，要保持對人的好奇心。在店中，就不斷實踐和學習。」

她說，有不少人來不是談書的，而是跟她談別的，「試過有人跟我說很羨慕我有夢想，談到眼有淚光；又有人跟我說自己如何迷茫。我當然明白不能給對方什麼答案，但這些生命交流，也令我想起自己的往事。這些不太具體的片段有很多，都讓我慢慢用另一個角度梳理自己的過去，也學習今天如何跟別人相處，令世界



©2018 by Breakthrough Ltd.

生活書社：大學之外，在一間小店學習生活

All Rights Reserved

開闊了。」

而她身為女生，也很努力推廣心目中的好生活，常在店舖陳列品寫上長長的介紹，向客人推介使用環保女性衛生用品，尤其是環保月經杯（Mooncup），「其實我可以跟隨流行的消費情緒，『食住個勢』去搞 Mooncup 網購生意。但不能啊，我要守住人與人間的互動，我去閱讀你，你又閱讀我。這樣才是人與人之間的真實生活，而不是沒有人的情感，異化了的關係。我也用上許多時間，才學習到這些啊。」

於是，當客人逼不得已，不能來店舖購買衛生用品，對「客戶服務」毫無經驗的她，選擇跟客人用 WhatsApp 交談，甚至手寫一封封長長的信給客人。「寫一封要一個小時，已經寄了幾十封信，談的是我們對生活的疑問和感覺，以及開生活書社的想法等等。我深信許多事情，甚至是生理期，我們都可以彼此交流和學習過更好的生活。有時不獲回音，也會傷心……但也有人用心回覆，成了朋友。」這些她都視為一種做人的學習。

「我們資金有限，只得兩個人，加起來才是一個全職店長的時間；如果一味想快點賺錢，那這些微小的事就會被擠壓掉了。」

他們又嘗試突破小店三十呎的界限，逢星期六晚帶二手書去元朗某些地點擺地攤，「因為開店後令我們觀察到生活的許多可能，有許多念頭想去實行。好像我們想把跟人交流的平台延伸至社區，於是去擺攤，自由定價的賣書，跟街坊談天，不然邀請他們一起擺檔。最近有兩個街坊一起擺檔，賣他們自己做的袋和畫，都跟我們一

樣，在與人交流生命故事啊。擺檔很累，但能閱讀各式各樣的人，經歷許多相遇的故事，我覺得好像耕種，是一點一滴在社區種出實在的東西。」

這個月，她交完功課，算是從大學畢業了。

但店長這門課，她會繼續學習，「每個人不論幾多歲，都可以是一個學生；大學以外，生活每一個場景，都是一個戰場，都是一場學習。所以，我不會局限自己是什麼身分，我也會同時探索，如何用店長以外的另一半時間，去學習另一件事。待有成果再告訴你啊。」

「不論是許寶強老師做的事、我和鍾耀華做的事、社運和關注土地問題朋友做的事情等，不會是孤單的平行線，彼此的人生和學習經歷，都會交織一起，成為一張有韌力的網，令社會更好。」

這張學習的網，其實我們都可隨時加入，對嗎？

後記

生活書社在2018年初搬離元朗大橋街市的店舖後，4月底搬到元朗鳳攸北街5至7號順豐大廈39號地舖，店主葉泳琳與拍檔的理念繼續在生活延展。

©2018 by Breakthrough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德昌里三號：

一個人搞社區中心？

文 | 司徒咏嫻
攝 | 黃國榮
11-04-2016

「德昌里三號就是一個實驗，看一個人可以做到多少。」

德昌里三號，其實是什麼呢？即使是老闆麒麟球（這是老闆的名號），一時三刻也沒法說得好清楚。

是一間自由訂價咖啡廳嗎？

「嗯，我會沖咖啡給人喝沒錯，但又不一定會沖。」

是一間自由訂價餐廳？

「我會煮東西給人吃，但，又不一定會煮。」

是一個自由工作室？是一個二手衣服交換場？

「嗯……好像全部也是，又好像不是。是一個人搞的……嗯……社區……」